

## 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于公案 第一〇八回 眾公差鎖拿惡棍 宗惡人巧辦公堂

崔鋪戶動怒說：「眾公差，姦夫淫婦現在房中，求爺們速擒，別要逃走！」捕快說：「有理！」一擁而進，掏出鐵鎖，套住宗能，阮氏唬的篩糠，不容分說，推擁出村，街坊鄰舍齊來觀看，言語紛紛。且說崔雲隨同公差押解犯人進城，到衙門以外，快頭韓宣進去稟賢臣，吩咐：「帶來聽審！」不多時，淫婦姦夫在月台前邊跪倒。賢臣說：「姦夫，聽本院問你，朋友之妻，欺心勾引，敗壞人倫！奸其妻子，害其性命，天理難容！從實招來，免動嚴刑，若不招認，皮肉吃苦。」宗能跪爬半步，口尊：「大人在上，阮氏風流，勾引小人，和姦之事，願領罪名，並無謀害之心。」賢臣大怒，厲聲罵道：「好大膽賊人，就該萬死！私通友妻，為色殺人，自知行兇無人知曉，白鴿子告狀，飛到公案，本院差人救活鋪屍，暗遣衙役拿住你們，就該認罪實招，為何只認通姦？想擇人命！本院若不剪惡除害，豈不叫良民含冤？」伸手拔簽，往地下一扔，衙役喊堂，將宗能拉下重打四十。惡棍總不肯招認，賢臣手指阮氏，微微冷笑說：「惡婦行奸賣俏，勾引凶徒，敗壞家門，就該一死！又串通姦夫，謀害本夫之命，安心尋死，萬副難容，快些實招，免得皮肉受苦！」阮如花怕死，磕頭高叫：「青天爺容稟，宗能引誘民婦，原有姦情，不敢越禮欺天，謀害親夫之命。求大人開恩，超憐革命。」賢臣驚堂一拍，說：「淫婦，既然怕死，就該循理，安心謀夫，應即實招，還敢支吾？左右與我撈起來！衙役喊堂，一齊來圍住阮氏如花，將拶子套住十指，把繩用力一攏，疼痛難當，大叫：「青天大人，小婦實招，都是宗能勾引。他說暗地不便，定計殺夫，犯婦不肯，詎料昨日黃昏奸對犯婦言講，約崔雲進城飲酒，醉後誑至鬆林，將夫推入深坑，犯婦聽說，心下甚實難忍，宗能謀害，與犯婦無干，望大人饒命！」

阮氏全招，宗能心中發恨，連聲喊叫：「大人留神聽犯人回稟，與阮氏通姦情真，謀害崔雲也是兩人商量，兩人行兇，為甚一人受死？大人如若不信，只問兩個丫環，俱是見證。」賢臣吩咐：「鬆拶！」素桂、秋蓮上堂跪倒，一口同音，從實回稟說：「主母與宗能通姦，奴婢們早已知道，不敢多言，懼怕主母打罵，昨日宗能前來，房中與主母飲酒，說出真情，他倆早已商量，害死家主，推在深坑，大料廢命，他們要作長久夫妻，都是真情實話。」賢臣怒罵：「宗能、阮氏，太也膽大，按律應斬，阮氏凌遲，天理昭彰，鴿子告狀，本院差人，靈禽引路鬆林，救出崔雲，善惡分明，報應不爽。傳禁子伺候，把淫婦姦夫監候斬，崔雲釋放回家，發放一應干證人等。」崔鋪戶叩謝出衙而去，賢臣寫本進京啟奏，打鼓退堂。

且說河間府奉票的衙役捉人犯，只因限期緊急，催驛星夜前去。再表河間知府接到出決文書，不覺到限，監裡人多，從頭一日，就把眾犯綁起，次日一早，動手開刀。康知府黃昏時分，領定衙役來至監中，并純一見害怕痛淚，不由滿腔怨氣，口叫：「龍天！無端受此非災，我本讀書之人，寒窗憤志，奉公守法，康知府圖賄，屈打承招，已問死罪，眼前出決，無人打救！」向氏分外傷情，哭的哽咽難抬，如癡似醉。未知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